赵和琪 戴永夏

血泉

明天出版社

血　泉

赵和琪　戴永夏

明天出版社

1987年·济南

血 梟

赵和琪　魏永夏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　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　6.625印张　129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　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623

ISBN 7—5332—0119—1

I·28

统一书号：10333·192　定价：1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纪实体文学作品。

台儿庄血战中，一位名叫傅钦昌的国民党军队副连长身负重伤，他幸运地死里逃生。在危难的境地中，他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，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此后，他忍辱负重，勇敢机智地战斗在敌人心脏，巧妙地获取了大量情报，为我军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他的经历曲折而又惊险，他的一生壮烈而又感人，象一支深沉悲壮的歌。他就是在黎明前倒下的傅健行烈士。

目　录

一　血战台儿庄……（1）
二　咱们都是中国人……（10）
三　鲁南被捕……（19）
四　死里逃生……（33）
五　神秘的牢笼……（43）
六　为中国人而活着……（60）
七　寻亲杀“狗”……（78）
八　爱与恨的漩流……（89）
九　八月十五月儿圆……（102）
十　虎去狼来……（120）
十一　打入魔窟……（130）
十二　巧除“歪嘴猪”……（145）
十三　战斗在敌人心脏……（166）
十四　惊变……（177）
十五　舌战“马猴子”……（191）
十六　刑场壮歌……（202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一 血战台儿庄

枪声停了，炮声也停了。天和地沉寂得象个巨大的实心体。万物都被无边的静寂所包围。

突然，一阵旋风平地骤起，接地通天，越刮越烈，把遍地的硝烟、尘埃推向高空。灰尘遮住了渐渐西坠的红日，世界变得昏暗无光。

这里，是一片丘陵。山坡上横亘着弯弯曲曲的战壕；山坡后镶嵌着片片点点的麦田。时值清明前后，麦苗儿熬过严冬之后，刚刚返青，发出诱人的嫩绿色。一些不知名的野花，也疏疏落落地在山间寂寞地开着。在这鲁南的边缘山区，春天本应是十分美好的。然而，战争的恶魔却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吞噬了，摧毁了，留下了遍地的累累弹痕和令人惨不忍睹的尸山血海——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世界的“芦沟桥事变”。侵略者的铁蹄，沿着中华大地的陆路和沿海，迅速向南推进，占领了华北平原；接着，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越过黄河，占领了济南。得意忘形的侵略军，穷兵黩武，在飞机、大炮、坦克的配合下，继续挥兵南下，妄图吞食我华东沿海地区。

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！

中华民族有着反侵略战争的不朽历史，四万万炎黄子孙同仇敌忾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。一场“抗日救国”的反侵略战争，在世界东方打响了。

一九三八年三月，日军以五万之众向鲁南的临沂、峄县进犯，企图沿津浦路南下攻下徐州。战争的重心移至鲁南的台儿庄一带。

当时，蒋介石正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与日方进行投降谈判。日军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，集中全力向台儿庄进攻，以此讨取谈判桌上更高的价码。因此，这场战争胜败如何，关系极为重大。

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下，国民党爱国将领孙连仲率领部队开赴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一线，阻击南进之敌，固守台儿庄，保卫徐州。这样，台儿庄大战的战幕拉开了。

三月二十四日，台儿庄附近之敌军三个联队，约五千人，配有大量空军、坦克、重炮及其他机械化兵种，向台儿庄猛扑过来。日军侵入台儿庄东北角之后，国民党军队仍扼守西南角的最后堡垒，顽强作战，连续五天，坚持着极为惨烈的拉锯战。日军仗其优势火力，利用白日作战；国民党军队则夜间出击，派出大刀队与敌肉搏，战绩显著。参战的大刀队，平均每把大刀砍死日军一个半有余。其中有一名勇士，挥舞着大刀，一气砍死了九名日寇。

四月一日，国民党军队抄袭日军后路，顽敌死伤惨重，

慌忙败退。国民党军队战略转移，身后留下的便是尸横遍野的战场……

一阵旋风，从一片尸堆上掠过。

突然，一只伸出的手动了一下。渐渐的，那张着的五指蹄缩起来，攥成了一只拳头。但很快，那只攥成拳头的手又松开了，慢慢地在地上来回摸索。这只手在摸索什么？哦，不远处便是一柄血糊淋淋的大刀。

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一交战双方的死人堆中，还有一个活着的人。

狂风已移向远处，麦田渐渐平静下来。

尸堆里，先是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；接着，一具僵硬的尸首滚向一边，又一具尸首滚向另一边。从尸堆里面，缓缓地坐起一个血淋淋的人来。

“喂，老常！我的大刀……老常，我……看不见你呀！老常……你在哪里？”

那人伸出两手，在空中抓挠着，然后又用食指撕抓自己的脸。他的脸象是在血泊中浸泡过，七窍中塞满已经凝固了的血块，只露出张开的大嘴和两排洁白的牙齿。

他，终于抓开了那双被血粘住的眼皮。从血的缝隙中，立刻喷射出两道火焰般明亮的光束。

“老常，老常——”他艰难地拧动着脖颈，试图从周围寻觅到他要呼唤的人。然而，四面只有死亡的沉寂。死神在向他狞笑，向他招手，向他施威！

这时，他已经看清了周围的一切，也已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。不知是因为惊恐，还是过度悲伤，他呆呆地躺在那里，一动也不能动了。

“都死了！哦……都死了！我……还活着？是的，我还活着！……”他木然自语着。虽然，他的声音很低，但在旷野之中，在尸体堆里，这声音却显示出一种慑人心魂的强大威力！

太阳，在硝烟和尘埃的封裹之中，象是被吓破了胆的鸟雀，紧缩着躲在遥远的高空，不敢睁眼细看这悲惨的世界——天，变得更暗了。

他，终于伸手抓住那柄血糊糊的大刀，缓缓地举到眼前，象是亲吻，又象是审视。“哦，是我那一把……”他喃喃自语着，深情地把大刀拥进怀里，仿佛搂抱着自己的亲人一样。

他朝左看——左边全是大刀队的战友；

他朝右看——右边也是大刀队的战友。

“喂！弟兄们，站起来呀！”他象是下达威严的命令。

然而，他的弟兄们已不能再服从他这中尉连副的命令了。死亡，把人与人之间的全部感情纽带，统统斩断了。

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泪水把凝固的血迹又溶化了，在他的脸上冲开了两道清晰的小溪。

“我……要站起来！”他咬紧牙关，用大刀当拐杖，艰难地支撑着上身。

不知花费了多大气力，他终于挺身而起，象一座山，巍

然地屹立在死寂的旷野之上！

脚下，是死神的领地，他却一心要向死神挑战，重新点燃起生命之火！

他挣扎着，刚要向前迈出第一步，身子便剧烈晃动。疼痛，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，猛然向他袭来，使他险些昏了过去！

“啊——”他扔了大刀，双手去捂肚子——撕破的单军裤外，露出了一截白色的骨头碴儿，剧烈的疼痛就是从这里通往全身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他又重新跌倒在血泊之中。

太阳，已坠入西方天际的云雾中，天色还残留着一线光亮。

他，仰面朝天躺着。大约是痛得久了，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一动不动，跟周围的死尸并无两样。不过，他的心脏还在跳动，他的思维仍没有停止。

闭目思索，对于正常的人是智慧的运动。然而此时，他的灵魂却在死与生的缝隙中徘徊。

面临着死亡的威胁，但他却不把死亡放在心上。

那么，他在想些什么呢？

作为一个军人，日夜征战于沙场，平时没有时间思索职守以外的事。此时，没有军号的催逼，没有上级的命令，也没有下级的服从。在死亡般的寂静中，他在尽情地思索着他的一生……

哦，想家了！此时此地，他怎能不思念那数千里之外的

故乡？

他的故乡在陕西省沔县。黄土高原的乳汁，把他养育成一个粗壮的关西大汉。故乡的贫穷落后，并未泯灭他那救国救民的理想。他曾跋涉百里外出求学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，并取了个传统性极强的名字——傅钦昌。

傅钦昌曾经就读于“简易师范”——这对于一个乡下青年来说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他本可以去当一名乡村教师，从事黄土高原的开发工作。那样的生活之路，或许能平坦得多。然而，他在“简师”结识了一位“有头脑”的学兄，名叫常淮其。两人志同道合，一起投笔从戎，参加了东北军，做着武力救国的梦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之后，东北军退入关内。傅钦昌和常淮其也随部队转移，成为“抗日军人”。台儿庄大战时，常淮其被提升为上尉连长，傅钦昌则当了中尉连副。

“老常，你在哪里？”他在思索中呼唤，极希望这位学兄朝他伸出一只大手，哪怕一起手拉手地走向死亡。

记忆渐渐活跃了起来……

十天前，他们的部队奉命开到台儿庄前线同敌人打了几次恶仗。傅钦昌和常淮其在同一个战壕里，带领“众弟兄”朝着疯狂的侵略军猛烈开火。

三天前，他俩又同时参加了“大刀队”，向“鬼子”展开了白刃血战。

呵，那是一场多么激烈的恶战！

昨天夜里，“大刀队”在此处与日军遭遇。夜幕把天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地包进一只巨大的口袋里，星月全都躲进了云层中。那些异国的兽兵们，仿佛被蒙上了双眼，手中的精良武器全都失去了威力。

“弟兄们，杀呀！”

傅钦昌一声呐喊，百多柄大刀在黑暗中飞舞起来。只听“咔咔嚓嚓”的拚搏声和鬼子鬼哭狼嚎的喊叫声响成一片。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冲杀吓懵了，混乱中只知四下奔命，全不知向何处开枪还击。

傅钦昌一口气砍倒了三个鬼子。他手中挥舞着大刀，两眼喷射着仇恨的火焰，在人群中分辨着敌我。突然，他看见一个矮胖的黑影——是常淮其。老常已经砍倒了几个鬼子，正向另一个鬼子举刀劈去。恰在这时，一个倒在地上的家伙，已把“三八”大盖枪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后心。

“老常——”傅钦昌大叫一声，腾空飞跃，双手举刀劈落下来。那个举枪的鬼子，一下被劈成两半。与此同时，鬼子的枪也响了！

“钦昌——”常淮其也劈死了眼前的鬼子，回身来找傅钦昌。他扔下大刀，俯身将傅钦昌抱起来，急促地呼叫着：“钦昌，你醒醒，我是老常啊！”他见傅钦昌没有回答，急得哭了。他知道，正是为了救他，老朋友才中弹倒下的。

泪水，一串串落在傅钦昌的脸上。他突然被热泪烫醒了，挣扎着喊道：“老常，快！去杀鬼子！不要管我……”

“不，钦昌，我把你背回去！”

“老常，你是连长，快去指挥战斗！我……没有

事……”

远处高地上，日军的重机枪开始吼叫了，火光照出了闪闪的刀光。

“老常，快去对付鬼子！”傅钦昌近乎于乞求了。

常淮其抹了把泪水，恋恋不舍地放下了自己的亲密战友，抓起大刀，一咬牙又冲向敌群。

战斗一直持续到黎明。双方象拉锯一样，在这片狭小的地带进行了血与肉的顽强拚搏，留下了一片血海尸山。

傅钦昌因流血过多，昏死了过去。他并不知道，自己的身上不久又压上了一层尸首。

这以后的事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。

整整一天，他的神经是死睡着的，思维是冷冻着的。此时，他无法知道“大刀队”的弟兄谁死谁活，也不知道老学兄常淮其是否也被埋在尸堆之中。

“老常——”他紧闭着双眼，在心中呼唤着同窗好友。

啊，他听到了什么声音？不远处，似乎有生命存在着。他急忙睁眼看去，昏暗中，一群野狗，正朝这片尸堆扑来。借着黄昏的余晖，他看清了：蓝色的眼睛，血红的长舌，锋利的牙齿，下垂的尾巴……它们怀着贪婪的欲望，疯狂地席卷而来。一阵狂吠之后，它们迅速地向失去生命的肉体扑去，大啃大嚼起来。

傅钦昌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人。面对异国强敌，他一腔热血，毫不胆怯。然而，在这群吃人肉的野狗群中，他禁不住胆战心惊了。

他迅速地抓住刀柄，躺在冰冷的麦田里，大气也不敢出。他深怕野狗会走到他的身边来，而这些兽类偏偏发现了他。只见一只小牛犊般大的黑狗，伸着长舌，径直地来到他的身边。那狗一声狂叫，然后张开大嘴，直扑过来，想美餐一顿。

傅钦昌早有准备。等黑狗低头伸嘴的一霎那间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把大刀直朝狗头劈去。一声惨叫，大黑狗的长嘴巴被刀刃齐刷刷地砍掉了。

黑狗痛得在地上直打滚，惨叫声惊动了它的同类。几十只不同毛色的野狗，象听了号令一样，扔下正在啃食的骨肉，一齐朝这边围拢过来。

傅钦昌用完了最后一点力气，手中的大刀也脱了手。他无法抵御渐渐靠近的狗群，两眼一闭，绝望地等待着。

此时，他心中痛苦极了：没有死在日本强盗的刀枪之下，却要葬身于一群恶狗嘴里——哦，恶狗与异国的洋兵同样可恶……

黑狗还在惨叫，狗群渐渐逼近。

傅钦昌突然听到一声苍老的呐喊——是人！是中国人的声音！

他下意识地睁眼看去，奇迹就在眼前出现了：一个老人和一个女孩，各持一根打狗棍，飞奔而来。

他的心中不由升起生存的喜悦，一阵激动使他昏了过去……

二 咱們都是中国人

傅钦昌没有死！

当飘荡着的魂魄重新和躯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又奇迹般地活了。他首先感到的是难忍的口渴和疼痛。

“老常，快！给我点水……水……”

他紧闭着眼，用尽力气，说出了生命的最迫切需求。尽管声音很小，但他自己听到了。带着浓重乡土味的陕西土话，他听得很清；自然，他相信常淮其也一准听得清。

没有人回答。但是，他听到“哗哗”的倒水声，千真万确。那声音实在太诱人了，就象家乡山沟中清清溪流里的水在潺潺流动。小时候，他常在那小溪边放牛，每听到这种声音，便欢天喜地地跑到小溪边。那水清澈透明，干净极了。他先是趴下，喝个肚儿圆；接着，脱了鞋，光着脚丫跳进水里，捉小鱼、逮小虾儿……

“水……”他的嘴唇象是肿着，麻木得没有知觉。每说一个字，仿佛能磨出火星子来。

火，在胸中燃烧，在心中奔突！

水？没错，是水！一滴一滴落进他的嘴里，浸活了他那已经麻木的舌头，聚成一汪泉水，“咕嘟”咽下去了！接

着，那水源源不断，就象家乡小溪流里的水一样。不，这水是热的，还有咸味儿！那么，肯定不是黄土高原上的水！不管怎样，他想喝水，便真地喝到了水，这就是奇迹！这就是造化！这水，流进他胸中，渐渐浇灭了他躯体内燃烧着的全部燥火。这水，灌满了肠胃，渗透到骨缝中，象油一样，把这架近于锈死的“机器”润滑了！他试探着，抬抬手，摇摇头。哦，生命又回来了！

“爹——娘——快来呵！他活了！”

满带惊讶和喜悦的呼叫，分明是个女娃的声音。

他睁开沉重的眼皮，登时吃了一惊。在强烈的光线中，果真站着一个女娃！

女娃有十五六岁光景，圆脸蛋上泛着少女的红润。最出奇的是她那一双大眼睛，又圆又亮。额上的齐眉刘海儿蓬松着，脑后的大辫子绕过肩头，荡在前怀里。她穿着蓝印花土布夹袄，青土布裤子。尽管穿得有些“土气”，仍掩不住她那青春的秀美。这时，她正端着碗在喂水。由于惊喜，她的手在剧烈地颤动着。

听到喊声，又跑来两个人：一个是光头黑胡子的庄稼汉，约莫五十来岁，一身破衣烂衫，满脸欣喜的笑容；另一个是位慈祥的女人，脸上布满绉纹，昏暗的眼珠蒙着一层泪花。

傅钦昌满腹疑问，猜不透这些人的身份。但他断定，自己已被救出尸山、狗嘴；眼前的一家老少便是他的救命恩人。由于激动和疲惫，他又闭上了眼睛。

“喂，老总，老总！”庄稼汉在轻声呼唤。

女娃急忙说明：“我听见他喊水，就喂了他一碗放了盐的水，他都喝了，一下活了过来！真的，刚才，他的手和头都动了，还睁了睁眼呢！”

“谢天谢地呀，菩萨保佑哟！”老女人连声叨念着。

“老总，你醒醒！”庄稼汉又用沙哑的嗓子喊着。

傅钦昌多么想喊一声“恩人”，说几句道谢的话呵！可是，他的嗓子眼里堵着个热疙瘩，吐不出，咽不下，除了微弱的喘息，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“别惊动他，”老女人说，“他流血太多，这腿，也得想个法治呀！”

庄稼汉接着说：“看好他，我到北山去一趟！”

一阵脚步声过后，又是死一般的寂静。

傅钦昌的心绪渐渐平缓下来。他忽然想到，刚才那位憨厚朴实的庄稼汉，口口声声喊他“老总”。这使他又气，又恼，又羞，又忿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的老百姓就害怕“兵”。历史上，百姓把当兵的称为“军爷”。到了近代，不知是谁的发明，又把当兵的称作“老总”。傅钦昌当兵之前称当兵的为“老总”，穿上军装后，又被别人称为“老总”。他叫得顺口，听得顺耳，也并不感到厌恶。当东北军向关内撤退的时候，国土沦陷，百姓遭殃。他亲眼看到了那些背井离乡的逃难人群，被侵略者的屠刀惨杀的同胞的尸首……也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，血腥屠杀……作为一个中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